牛山集

木

壽

牛山先生集卷之三

書

上牛溪先生 癸巳十月日

某齋沐百拜謹奉書于先生座下伏未審旅館寒節
道體神相否途里阻絶拜謁無路戀慕瞻仰不自勝
堪某老母於五月避亂南來奉養安穩私幸尤大伏
聞毋言前在安峽先生避寓傍近起居平安且後俯
念鄙家再三問訊云下情悲慰不可盡而時事艱虞
朝暮不保此閭之事何可勝達賊兵於釜梁等處築
城作窟頓無退遁之意此道人心如魚在罟畢竟何

所止向者 天兵與官軍分據要害阻遏豕突之勢
倘可恃賴而不意數萬之兵盡沒于晉陽今聞天兵
又撤還東民缺望無計可施只籲天待命而已近日
諭旨下降諸道 大駕已還都城先生亦當隨後
入京矣數月旅中動靜復如何矯首北望感淚自零
某每奉下書教誨勤懇使向學之心不少自弛雖忽
忽亂離中此念不舍斯實先生視某猶子息旣不些
而輕浮委靡之性近無師友相資茅塞日甚又以時
亂自諉不復近書冊恐無以仰荅厚恩萬一慨歎兢
惕如不自容他時幸得亂定躬承矩誨以鐫朽木雖

死猶生也頃聞先生久駐 行駕旅候不寧近以時日漸寒伏想調候多艱遠外閼慮之情無異近在朝夕之侍適囙人去替書探候無進襦袴一襲章命侍者勿退如何此去李應男乃某隣居切族以事進去欵拜座下命坐賜言如何餘情萬萬草草不備

與壯渚金相公 瑬 金公時為兵判 癸亥五月日

伏惟夏熱令體神相萬福區區鄙誠無任瞻溯之至僕憂病相仍與日而深杜門窮山朝夕且死無足言者家豚以問藥事委進敢此修候令動靜又以重峯一事仰凂崇聽伏冀閤下採擇焉夫重峯不止為一

陖節義之士考其學問操行實吾東方數千載間所
未有之真儒也伏節後三十餘年其孤三人孑孑無
依一在沃川一在文義一在黃澗塡壑之患迫在朝
夕廢朝時事固無足恠豈意閤下儕輩際會風雲當
國任事而使此三孤者流離鎻尾亦如前日耶僕平
生每仰閤下好賢尚義之風謂閤下一朝在位則其
見於擧措施爲之間者必不與流俗同科而反正
之後側聽踰月未聞有崇德褒賢之典并及於斯人
何也豈閤下軍國事殷有未遑及於此耶昔在庚寅
年間先相公守龍灣時爲時人所陷禍將不測其時

重峯爲作長書極論於刑判李公增力請救解其書
載在抗義編中閤下其必聞而見之矣重峯之於先
相公未嘗有一日之雅而特以意氣相許竭誠圖救
至於此極則重峯之於閤下亦不可謂全無私感者
矣夫以僕之庸鄙每讀其遺文未嘗不爲之感涕況
在閤下而其可不一爲之動心乎伏願閤下亟以此
事從容陳達于 榻前請擧褒恤之典加贈以議政
之職仍官其子或命復職陞官或畀軍職之祿則國
家褒忠象賢之道得矣後人亦必有觀感而興起者
矣又聞朝廷之上黨論猶盛云凡爲國之道不可以

偏黨爲之伏願閤下裁抑年少偏黨之人極力調停收用人材先公後私爲國家柱石之臣幸甚方今老賊方窺西北可虞收合人心訓鍊軍兵爲急先務而守令之貪虐依舊民生未蒙其澤此非閤下儕輩之責乎仰恃閤下眷厚之意發此狂言伏願閤下勿以人廢言亦不以爲咎幸甚

與月沙李相公 廷龜 李公時爲禮判 甲子四月日

節届清和伏惟令體起居神相萬福區區慕用靡敢少怠某伏荷庇庥迄延殘喘春初蒙 恩除授童訓之官自惟草茅瀉劣少病廢書尋常句讀亦多未通

一家子姪不能自教皆令出就外傅況敢冒昧非分抗顔皐比於京塾之間甘心孝先腹便之譏乎然而私心妄自虞度幸値 聖化維新之秋叨沾一命則 天門肅謝禮不當廢歸奠家祠榮光亦大强疾登道行未數程猝患重腫不得已舁還故巢官限已過理難追謝瞻望 五雲祇切吁咤奈如之何僕終始心跡如右所陳今玆不避煩猥敢此布露於清鑑者冀閤下之有以諒之也冒凂崇聽惶悚無已

與楸灘吳相公 允謙 別紙 吳公時爲領相 辛未九月日

士君子出處脫節寔難昔魏野贈王文正公詩曰西

祀東封都了畢這回好伴赤松遊贈寇萊公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卻來平地作神仙此皆勸之使退也王終於相位寇竟死雷州晩節之難果如是乎韓復齋宗愈退居筆林村墅黃冠野服往來江湖其詩曰卻將殷鼎調羹手還把漁竿下晩沙李杏村嵓再登台鼎晩年乞骸與息影庵老禪為方外交其詩曰浮世功名是政丞小窓閑味郎山僧二公風流高致深足可尚近世朴愚庵退居永平白雲山下築拜鵑窩終老其中我先生挽曰拜鵑窩上三更月應照先生一片心其晩節亦可謂賢矣未知今世亦有繼三賢

者乎有則愚必識之矣麗季有僧贈鄭圃隱詩曰江
南萬里野花發何處春風無好山圃隱流涕曰嗚呼
其晩也嗚呼其晩也今之不退者無乃以圃隱自期
而不欲爲蔔去耶麗季則國勢岌岌迫在朝夕宜乎
圃隱之不能去也今則　聖明在上國家粗安欲為
圃隱此非其時而況三分四裂黨論峥嶸雖以古賢
人處之決不可調停旣不能調停士類共為國事養
病政府虛度時月則豈不爲脫節之一欠乎匹馬東
門浩然歸來時平而為綠野堂世亂而為止水亭則
亦足以廉頑立懦不猶愈於在朝無補乎愚嘗以此

意欲聞於相公而交淺言深古人所戒未知相公以爲何如雖然非相公不得聞此言於愚非愚不敢進此言於相公愚之於相公雖謂之相信可也

與延平李相公 貴別紙 壬申十一月日

節義之於國家猶元氣之於人也人有元氣則雖甚病不至於死國有節義則雖大亂不至於亡故國之存亡惟在於節義之扶植如何耳今不必遠引古昔姑以近日人所易曉者爲閤下明之丁亥倭變鹿島萬户李大源戰死我 先王優加褒典仍令有司厚恤曹顯家訪其子敏修 命授泰陵叅奉以顯亦嘗

死於乙卯賊也噫我　先王追思　明廟朝數十年既往之事至於錄用子孫其激勸將來爲國家慮可謂深矣是以壬辰之亂人皆感發忠臣烈士相繼而起得使神器危而不墜此無他我　先王能扶植節義之明效也戊申以後賊臣當國政刑紊亂節義之人視若仇讐廢崇一事不復擧行是以忠烈之裔反不如鄉里之常人流離他境丐乞者多擧世之人皆曰欲使子孫貧賤當作忠臣爲父兄者以此戒其子弟爲子弟者以此勉其父兄其流之弊至于丁卯胡變而驗矣當時碩德重望莫如金沙溪張旅軒鄭愚

伏諸公而受 命號召之初諸道列邑殆無一人應募者不得已權宜設策儒生之壯者從軍弱者代奴又括民丁勒使為兵而亦多有不肯赴難者其視高霽峯金倡義趙重峯諸賢擧義兵時人皆戮力者則不啻天淵此無他昏朝不能扶植節義之一效也嗚呼壬辰之恢復由於湖南之保全湖南之保全由於諸義兵之起諸義兵之起由於高霽峯之首事小生請反覆詳陳焉當是時也 大駕西遷七道魚肉閫帥諸將奉頭鼠竄列邑守令望風奔潰國家之勢決不可收拾高霽峯三父子獨先擧義移書金倡義約

與同事金倡義只募羅州人百餘直入江都霽峯行收兵得數千人遂與趙重峯期會荊江共爲勤 王之行聞湖西之賊踰入本道以爲國家根柢不可不先救輒回兵錦山力戰數日雖衆寡不敵大功未集然其賊勢窮蹙湖南得全霽峯既死其子高臨陂從厚以復讐將起兵於光州吳宥爲副將進士文弘獻起兵於綾城推崔潭陽慶會爲大將小生亡師（姓朴名光前退溪門人以學行官至翊衛既沒鄉人立祠稱爲竹川先生）起兵於寶城病不能領軍任真寶啓英爲大將前萬戶張潤爲副將邊參奉士貞起兵於南原李潛爲副將姜希悅起兵於光陽姜

希輔起兵於求禮其他若丁忠勳閔汝雲李繼璉等
不可勝數此皆齊峯之幕下餘卒也於是諸義兵遂
轉戰嶺南斬獲甚多賊不敢縱兵營窟自固諸義兵
旦與官軍留屯咸安等地癸巳六月賊酋清正合諸
酋兵數十萬水陸并進聲言先拔晉州直擣湖南金
倡義移兵晉州定城守許元帥以下諸官軍皆托以
外援各自散走惟高從厚崔慶會等諸義將與忠清
兵使黃進金海府使李宗仁等同入晉州竭力拒守
幾至一旬城陷之日七萬義士屠戮無餘賊遂分兵
西出一路至河東一路至石柱未渡蟾津撤兵還退

盡賊之精銳太半被傷於是戰也於是湖南又得全
嗚呼使壬癸兵火先及於湖南則權元帥幸州之役
李統制閑山之戰其資糧器械將何所取辦而能成
奏捷之功乎世徒知兩將之有殊勳偉績而不知霽
峯父子之爲張本可勝歎哉昔張巡許遠能捍守睢
陽保障江淮而未嘗聞巡遠死後兩家子弟善繼先
烈如臨陂之爲則霽峯父子之節義功烈誠鮮儔於
古今故其名流入中國聞於天下宜使血食千祀子
孫世祿者也陳勝特狐鳴叢祠之雄耳其所置遣諸
侯竟亡秦漢高爲置守塚三十家世世血食古人不

以成敗廢其大功如是夫嗚呼以霽峯爲父以臨陂爲兄而有如用厚者出托跡於昏朝權貴之門其行可知獲罪於 天朝奉使之日其律當死然而國家更始以來贓汚之吏相望逮捕而未嘗見一人終斃於獄得蒙 沛澤復齒仕籍者此莫非罪疑惟輕責以自新之盛意也今者用厚經年縲絏逐日拷掠命在朝夕無復可原之望用厚之罪雖曰罔赦獨不思霽峯父子之節義功烈乎黨錮諸賢徒以論議激勵頹俗陳蕃猶以爲十世宥之今霽峯父子之節義如彼其高功烈如彼其大而不能宥及一世無惑乎義

士扼腕而感慨國人嘖舌而歔唏者也 光廟朝圃隱之孫保有罪當刑大臣以圃隱進言卽 命釋之圃隱以麗代忠臣其子孫尚且免死至如鄭希登不過一忠直耳其子訥悖戾無行國人所知及登武科官至牧府使終不擯斥古之待忠臣何其厚也今之待忠臣何其薄也愬視忠臣一至於此國家不幸脫有緩急則竊恐爲善者沮士崩瓦解之患有過於丁卯年也霽峯有六男二女從厚曰厚與父同事於國遵厚未娶而夭由厚居喪過哀而死無子二女丁酉之亂皆死於烈從厚二子傳立傳言傳言無子而洊

因厚四子傅霖傅川傅楫傅良霖早死無子楫良俱
沒於癈在子惟循厚用厚而皆無子在孫惟傅川傅
立而已噫天之所為非人力可及也付之於無可奈
何之地至於人力之可及者亦諉之於天而不爲之
動念則是霽峯之賢不得於天而又見絶於人也仁人
君子其可不惻然動念乎哉用厚爲人嗜酒失性已
久不惟奉職無狀其於處鄉愚妄莫甚與人同飲小
不如意則折辱慢罵無異奴隷以此衆叛親離皆以
對面為不幸疾之若讐及其繫獄之後萬口一談皆
以為霽峯之子死則可惜人心公議之不誣從可知

矣設使用厚明示典刑以徇一國百年贓污之風決
不能懲創而徒失忠義者之心無以為後人之勸矣
寧貸一用厚待之以不死終於禁錮而已則勸忠嚴
贓似為兩得矣閤下為國大臣知無不言而獨於此
事迄未聞論列無乃軍國事殷未暇念及於斯耶以
閤下崇德象賢之心何其宜言而久不言耶古語云
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閤下其留念焉小生自少喜
讀王梅邊望祭文丞相文及霽峯檄諸道書日課誦
數遍雖在途道馬上未嘗廢闕每讀至丹心睨節白
首腐儒聞半夜之鷄未堪多難擊中流之楫自許孤

忠未嘗不髮竪膽裂繼之以流涕也讀臨陂與李適
書至春草池塘阿連誰夢風雨中宵舊約難尋亦未
嘗不三復感歎也噫孰非王臣齋峯獨死於忠孰非
人子臨陂兄弟獨死於孝是何忠孝都萃於高氏之
一家也小生於齋峯父子俱未及登門覿德而特以
風聲嚮慕若是其勤則今日之言非所以私用厚也
非所以要譽於鄕黨朋友也直以齋峯父子之節義
功烈不忍忘而然也不然則小生雖至愚無識豈惜
喪廉恥貪財賄之一用厚强爲此支離之說仰凂崇
聽也噫小生此言其知我者以爲爲國也不知我者

以爲惜齋峯也全不知我者以爲私用厚也當今知我者纔數人而已不知我者十常八九其餘則皆全不知我者閣下將爲知我者耶不知我者耶全不知我者耶閣下必居一於是矣未知閣下何居焉閣下嘗曰小生之言伸雪奇相以下數十人之冤至於追崇一擧是國家大事而閣下不以小生爲鄙卑屢辱書問小生雖矇無知識不敢以對閣下相信之意則小生已知之矣且閣下以亡友滄浪翁爲何如人哉滄浪嘗對小生與閣下言曰公雖赤心憂國慶事之際未免闕失若與此友從遊不無小補而京鄕隔遠

何可得也今滄浪雖沒言猶在耳閤下其亦記憶乎
否閤下之相信旣如此滄浪之期望又如此倘或內
懷私意外托公言以瞞閤下則是小生負閤下閤下
非負小生也小生負亡友亡友非負小生也旣負閤
下又負亡友生何面拜閤下於他日死何顔見亡友
於九原乎言旣終又以平日所嘗憤鬱者略及於後
而晋州叙事並爲同封送上閤下尤加留念焉屈膝
虜庭是何節義而舉朝薦拔猶恐不及獨於忠臣如
崔慶會黃進等諸家子孫一不收用廢朝時事固無
足恠今則 聖明在上羣賢滿朝賞罰乖當紀綱板

蕩背義趍利不知君父前頭之事極爲可慮小生每念及此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中夜起坐撫膺長歎草野蹤跡無路陳達江湖謾憂奈如之何小生今年六十死亡無日早晩歸見霽峯父子及諸義士於地下相與握手痛哭而止耳未知閤下以爲何如筆路荒蕪辭不達意情激于中言不知裁伏願閤下勿以爲咎幸甚

答楸灘吳相公 乙亥八月日

日於季夏伏承台覆書不以小生爲鄙畀辭意勤懇至如不忍永訣狼敗出郊等語可想閤下愛君憂國

眷眷之誠每番披讀不覺涕泗交頤也閤下雖不能
早退今若勇決則猶可以少補前愆而亦有辭於後
世矣不然而今日明日遲回不去則平生讀書之力
恐爲師友之所深惜也易曰亢龍有悔閤下其未之
思乎李審直仁敏棄官歸鄉牧隱感而有詩曰鴻樞
學士掛冠初馬邑先生伏枕餘出處但教存大義毀
譽安得免平居比年白髮愁看鏡何處青山可結廬
汝自不歸歸便得漢江無地不堪漁小生敢以此詩
爲閤下誦之閤下其亦勿以人輕賤而棄其所言幸
甚幸甚噫自古賢人君子無一人見容於世者則吾

道之不幸何其甚也惟其身死已久恩怨俱忘然後
公議稍行是非自定而今我兩先生其亡也幾至五
十餘年仇疾者猶未已偏黨之禍反覆沉痼人心世
道決無和平之望則閤下於此尤有所感憤而不俟
終日小生亦已知之矣仰恃閤下眷厚之意弄陳愚
見言不知裁伏地待罪無任惶汗今去梁生砥南與
小生相切欲夤緣拜塵獲聆謦咳幸命坐賜言以代
千里面目

與海昌尹相公 昉 尹公時為領相 乙亥十一月日

冬寒比嚴伏惟台體萬福區區下誠無任瞻慰之至

小生病伏丘園養病已深雖有嚮慕之心無自緣拜謁奈何抑有一事欲陳於閤下惶恐而不敢者久矣今始冒死煩瀆閤下其肯採納否高霽峯之節義功烈猶將十世宥之其子用厚爲人無狀犯罪雖重若揆之以古昔待忠臣之道則宥及一世誰曰不可而經年桎梏累歲竄謫未嘗聞 經席有一人伸救者竊恐今而後爲善者沮矣曾在 先朝宋東萊象賢之子仁及犯贓將死 先王特命釋之曰象賢以死報予予以其子報象賢夫霽峯之節義無愧於宋東萊而功烈則過之閤下其以此意陳達于 榻前使

我　聖上之德聿符　先王褒忠之盛意幸甚幸甚
昔李白得罪於朝郭汾陽納官贖死白之免生固無
損益於當時而汾陽猶惜之如此則況今視霽峯之
節義功烈反不如一詩人乎延平在世之日小生書
以救之其答書曰霽峯家事不敢忘于心今見兩書
當盡力周旋云而修覆未幾延平遽捐館舍南中有
識之士孰不慨歎今謹以上延平書本稿并納于閤
下閤下其亦垂察焉仰恃閤下好賢尚義之風發此
狂言伏地待罪惶悚萬萬

附海昌答書

一別悠悠音問久踈瞻戀之情無日不在左右也忽奉寄聲審得向時道履安穩傾慰何極生前歲大病幾死僅蘇而真元消鑠死日不遠其前恐不得復對清聆爲之慨然霽峯節義生常所歆敬今承示喻國家培植勸奬之擧實有關係於世道不覺擊節歎賞用厚一塊肉天未必不爲霽峯忠義而留在伏讀前所寄延平書稿可見達識眷眷之盛意謹當留心或於登對之夕瀝肝一籲爲先君子遺稿須得印出一帙三本今敢封上幸一覽留只冀益加珍衛以慰相思不宣

與浦渚趙相公 翼

趙公時為禮判
乙亥八月日

秋凉伏惟令起居萬相區區瞻慰生衰病日深就木不遠未死前一奉惟日望之而京鄉隔絶夢寐不到奈如之何然其嚮慕之誠不敢自踈外於大君子年前與楸相徃復書謹以别紙錄呈幸留心省察且盡日垂竿俯碧流魚貪芳餌竟呑鈎前魚登鈎後魚進閑倚苔磯笑未休此詩生曾聞於人不知誰氏所作或云柳進士而其名亦不傳兄如有聞知示及今去梁砥南及朱上舍曄同志之友也聞兄與生相切欲賁緣拜謁命坐賜言以代故人面目如何

附浦渚答書

梁秀才至伏承兄遠書具審年來道履勝適仰慰且感蒙示與楸相往復書得見交道之至告教之忠此古人之事而乃見於今甚盛甚盛況所以諷曉於僕慇懃甚備非見愛至深何以及此尤切感銘僕年來在京長以痼疾辭職所帶者忠武虎賁職名耳既無絲毫之補於當世豈不知退歸林泉安閑自適之爲樂也僕於世味亦非甚沉溺者古人出處之義亦粗聞之矣今蒙老兄至誠見教誠欲不脫晃而去也顧事勢有甚難者自歎自憫然

吾老兄相告之意誠是至厚何敢忌何敢忘弟愧不能從之耳紙末絶句曾所未聞必是高人作也三復敬歎且有一事欲煩稟者重峯先生至誠大節賴吾兄編緝顯明可傳於百代此固兄之高義無愧於古人而有大功於斯世者也第行狀闕焉後之人無由備見先生進學行義始末幸更作行狀或年譜如何重峯平生兄必備聞之故以此望於兄耳梁生臨行忙甚書不備悉切冀爲道自愛

與浦渚

謹問冬寒靜候何如懸念無已弟依舊此去草鞋乃

三神山舊伴使我傳致於兄也出處進退俱繫此鞋兄其領納金僉使時躍曰事上京欲進謁座下敢修候起居餘在時躍口伸不備

與浦渚 丙戌二月日

正月十三日監司傳兄書乃上年十月二十一日出也兄家喪患何至此極再三披玩不勝悲感僕亦喪室後數年間連遭七喪吾兩家喪患一何相似耶傷悼之餘各保軀命是則幸也信後改歲伏想侍歡萬福拜慶無任親朋故舊零落殆盡惟兄與僕孑孑獨存參商千里末由會合奈何奈何兄退老丘原日進

高明而如僕雖居窮谷年已七十四歲舊學頓失何
望新得甘與草木同腐而已目擊時艱不無慨然于
胷中甲申春搆一疏痛陳危亡之勢無路詣 闕藏
之篋笥二年于玆去年秋適 除翊衛欲因此上達
扶舁登程纔到綾鄉疾作停行旣發之言不可中寢
因縣道依例轉達監司當初受之及與諸守令相議
後監司親到郵寓反覆諷諭留置而去疏中所言實
係 宗社大計爲臣子者所當汲汲封進冀補萬一
而監司堅拒不受此乃盧蘇齋贈重峯穿山甲之遺
意也自爲計則得矣爲人謀則忠矣其於君臣大義

差有愧馬去臘月初本道儒生以忠臣崔慶會文弘獻孝子梁渭南等褒奬事四十餘人聯名抗章而監司以為儒生之疏非道臣所知又卻之鄙疏則言多狂妄觸忤時議監司之不受固其宜也儒生之疏於時議有何所害而監司並斥之乎不意監司以當今第一名流畏首畏尾瞻前顧後至於如此也竊恐壅蔽言路之弊自此而甚其流之禍將至於豺狼當塗鹿馬易形終無一人爲吾君言之者愚之至此怒髮衝冠監司與兄親厚故略及之未知兄以爲如何去月晦前專人奉疏直達于政院亦如監司之不捧耶

與浦渚 丙戌十一月日

伏承兄復書恇手開緘如對兄顏慰喜慰喜況審欲退廣州云驚賀不已楸灘不用吾言其終多有狼敗僕常歎惜惟兄不然浩然乞歸誠無愧於故人矣自春間兄之得謗耳不忍聞口不忍言兄未之聞耶其在同志豈不憤慨重峯事蹟須與諸友一一講明使偏黨之禍不至如今日之甚此愚區區之願也書鉴两孫適赴科行使之進謁座下以代千里面目

與浦渚 庚寅五月日

頃仍金時躍修上一札即承復書未及披翫驚喜欲

狂近日風波何以經過雖在千里外一念未嘗不懸懸於座下生非但衰老疾病連綿無望生全奈如之何壬辰錄僅僅錄呈第恐兄無暇披閱泛然看過也來書有欲退難得之語難字未知其意也古人以四五十歲尚有退去者況七十之年有何所難乎此竹筒乃還山時所持也玆以送上

附浦渚答書

懸懸之極忽見賢孫來訪因蒙老兄遠惠書及竹筒冊子區區喜慰何可勝言僕叨冒至此碌碌無補有愧而已見此壬辰錄得知當時事歷歷甚詳

爲幸爲幸且蒙以退歸見戒兄之愛我誠深矣其爲僕謀誠至矣僕向在鄉曲實有終焉之計無一毫世念及脫衰之後 召命屢下又有不得已事一來城中曰不得歸盖三疏乞骸 聖批勤懇不敢恝然棄去欲且爲 聖上留一年乃歸不意遭賔天之痛曰又蒙 拔擢至此尤不可决然捨去姑此遲留耳然若終不可爲則何可不去乎姑且觀勢决去就耳相望千里無由會合臨書悵惘萬萬何可尺紙盡切冀珍攝以慰千里之望

與李巡察 時昉 別紙 丁丑胡變以義兵大將到金溝時丁丑正月日

國事至此殘喘餘生恨不早死也開西二千里無一
處交鋒三南諸将望風奔潰以賊虜遺 君親是可
忍耶生年将七十且無計畫而當此罔極之日義不
可屛伏苟存卽擬奔問之際為諸義士所勸扶舁登
道纔至金灘目見官軍潰散之狀此何等氣像耶尤
可痛駭生之所領不過殘弊若干書生官軍未潰之
前妄意助援聲勢萬一到此地頭無所用處奈何奈
何惟節下商量指示抑有一事不得不仰禀壬辰之
變李洸領兵到錦江還罷之後卽下完山號令本道
故旬日之內軍兵還集以今等視人心之潰亂軍卒

之逃散百倍於壬辰而節下遠駐他境道內人民無所依仗還聚散卒不亦難乎此必節下對越南漢不忍遠離想節下心事秖增痛哭生之愚計節下暫移壺山施令一道體府從事留駐中道分遣軍官督發散卒及遺溺餘丁則再振軍聲惟節下以為何如多有面禀事病未速進謹遣家豚及幕下士數人行營事宜不惜下示幸甚幸甚心神憒亂不能一一

與金從事光爀 丁丑

礪山分離之後獲拜節下於長城良幸良幸第老病奔馳之餘氣力澌盡不得奉以周旋退伏窮谷日

邊消息未由聞知晝夜痛哭而已某來此後徧聞軍
人之言萬口一談皆以為廣橋之戰兵使金俊龍自
朝至夜親自督戰終至勝捷而是非多端或以爲退
在山寺或以為敗軍之将奪其職而逐其人爲俊龍
者不亦寃乎其時爲俊龍之軍者不亦羞且痛乎俊
龍之失不過無軍器移陣之際潰軍失度而其潰亦
出於不得已也至於前營将李檣其日力戰却賊之
功莫李檣若而并見罪罷終爲監司之一偵探卒畀
何罪耶至或有流涕者節下其亦聞此等言耶某初
亦不知金俊龍等曲折如此如此見其罷遞亦不甚

惜而只以臨危易將爲不合事宜遂以功過相準仍任收合散亡之意在壺山之日曾以面陳於節下及聞諸將士軍人之言則果如所料而俊龍等之有功無罪又始知矣愚計欲節下宜及此時一以通方伯一以報江都悉起金俊龍及李櫂使之領軍然後庶可順軍情而收散卒矣未知節下以爲何如聞節下幕中有前僉使朴世中者亦參廣橋之戰幸招問如何

與李判書 時白 別紙 聞壯使以八朝之意言于朝臣恐其順從移書諷諭

竊見當今時事已至於極盡地頭凡有血氣孰不憤

惋而欲死大小臣僚未聞有一人愛君如父憂國如家者每念及此未嘗不撫膺長歎繼之以涕泣也丙子後數年間保存實出於一二大臣之擔當自任而雖曰苟且其亦幸矣自夏秋來訛言屢騰傳播遠邇內外洶洶莫保朝夕萬一有不忍言之舉則未知廟堂何以為策今之急務莫切於收合人心訓鍊軍兵而人心日益離軍政日益解雖使管葛居內頗救在外決不可容易下手況閫外奉　命之人皆是白面書生無識武夫橫行州縣餔餟徒甘凡所設施不滿一笑此將奈何國家所恃惟在於編伍之卒而千

人之中無一可用者以此禦敵萬無其理閤下其未
之思乎愚意以為各邑守令不許門蔭使之掃境内
丁壯親領其軍各自為戰則軍情自固庶無潰散之
患矣不然而曰循前轍只以軍卒付之於諸將則土
崩瓦解有甚於丙子丁卯萬萬無疑矣生曾於丁卯
年領兵至全州完平招致撫軍司問計生以如此等
數事草草陳達完平不以為不可即令吏曹叅議李
聖求筆之於書將有施行之意未知閤下以為何如
且聞列邑校籍中童蒙無遺降定軍保云然耶此事
在平時則猶之可也當此急難之日有如此擧措則

匹夫匹婦與為仇敵將有不測之慮矣所謂童蒙者
皆是十歲前幼稚之兒而其中雖幸有略干年滿者
一朝汰為賤役則其無親上死長之心閤下其未之
思乎愚意以爲姑停此令使其各邑不問品官校生
童蒙方外儒生忠義衛生進前衛等抄出丁壯擇其
中有才智力量可憚壓一鄉者爲領將名曰勤　王
軍及其變起推道內人望所屬如趙重峯金倡義高
霽峯之爲則士氣自倍人皆趍死不避矣試以湖南
一道言之則湖南郡縣凡五十餘一邑所得童蒙雖
多至十餘人通一道不過數百而已若如愚計則一

邑所得義士多至百餘小不過三四十通一道幾七八千人與其得離叛數百之童蒙曷若得樂死數千之義士哉誠使童蒙必降定然後可以禦敵云則此非愚之所敢知也未知閤下以爲何如此二事所關非輕勿以人廢言須與領台相公十分詳議倘以鄙言謂可以採施則急急移文各道以鎭人心幸甚生頃日除官時雖衰病不堪供職 天門肅謝禮不當廢又欲稟議此等事扶曳登途以爲寸寸前進之計纔過數程暑疾遽作不得已舁還故巢人臣分義極爲未安固當杜口結舌日俟誅譴而第念臣子愛君

之誠不在於位之高下又受知於先相公旣專且久則豈可無一言以負先相公平昔期待之至意也道途綿遠末由致身於座側許多所懷掛一漏萬伏顒閤下不以為罪特加恕察焉

答李澤堂 植

癸未臘月日

昌平儒生之至獲奉尊覆書慰誨勤懇深荷許與之不偶然也僕家世表旮自東西分黨後父兄未有顯仕者僕少居驪鄉鄉無黨論所習聞者皆牛馬走街巷之談也且先父先舅以布衣家東里與金孝元儕輩相識僕贅於沈氏卽所謂西家也而

其間所聞評論是非與村巷之聞實無大異同矣
及出身登朝人以為不有黨目無以立於世乃始
求觀朝野紀載一二及名公卿行事始末則邪正
互指黑白迭換使人未知孰是孰非此由窮格未
至非有私係於心而然也四十以後始入清班親
與黨人左右調停則言論之偏僻交遊之區別又
與鬼簿所得者大異蓋一層加一層回視少時村
巷所得則不啻楚越矣由是慨然自悟允務黨論
而親黨人者皆非雅德君子也自此雖隨行汨沒
或枉被指目心實無是也又世變罔極身負罪累

有萬死不足以塞責者亦何心於蝸角之爭乎今
見　先朝實錄則又與朝廷黨論加險有若天淵
蓋奸臣在黨目中最不厭人心自知遺臭於後來
敢用瞻機於秘藏隨臾爲溷跖蹻爲蔑天綱人紀
幾乎泯矣且其書草率纂次大濫小拾無首無尾
人名地名亦皆誤錯不惟是非倒置也　今上反
正初尹海昌李芝峯諸公首請改正誣史而特以
時諱未果今國事益艱無望設局纂史故僕竊不
自料欲倣野史家傳集爲一書付藏史庫欲使異
日不專以誣筆爲據也來諭所謂無得罪於後世

者誠至論也但僕所懷抱所紀載不過如右而實
無自己論斷於其間知我罪我我何與焉親戚儆
戒朋儔誚笑危機敗穽皆所不恤而所患耆獻凋
盡文書散亂夏杞之無徵爲千古大恨耳評此日
此世可以此言徃後者惟左右在耳相望千里無
由面講曰此報書略布固陋萬萬只此白示趙先
生遺事謹此領悉前來混定錄所採者什八九何
謂無補耶別紙所稟望須批示至禱至禱信使恐
未易得但於本官作公移委送甚的前日自春秋
館自有伸下矣

伏讀來書滿紙縷縷無非盛意至於務黨論親黨人者皆非雅德君子之言滔滔一世知此者其誰不圖衰年得見斯人也兄既以平生心事終不隱默於僕則僕雖不敏安敢不盡其所懷於兄乎僕年十九往從牛溪旋遭倭亂未及卒業然而師生分定義不可負壬寅以後廢絶人事深居窮谷不與人交遊者幾數十年矣以此蹤跡疑似傳說謬誤京鄉隔遠名實難覈癸亥以後叨沾一 命又加超叙終未得一番供職者非以自高實緣衰病而物論駭異笑罵溢世自欺欺人有不暇言罔 上之罪萬死難逭惟思屏

伏丘園朝夕待盡而已晩年氣衰老妄日深言論失
中慶事顛倒請討仁城病未進叅攻擊愚伏遣人止
抑多士之謗皆所自取撫躬嗟咄誰怨誰咎至於丁
卯之亂領義兵到全州獲拜完平於撫軍司則又以
為苟合完平排斥沙溪朝紳中名士大夫亦多有謗
之者此則兄之所嘗目覩者也僕之無狀人所共棄
兄獨不然許以知已凡有疑義往復論難苟非相信
何以及此真所謂千里會心不謀同辭拜謝拜謝感
歎感歎已丑壬辰前後事蹟諸公所録頗多失實僕
自曾前不揆淺識隨所聞見作一文字欲辨真偽筆

路荒蕪辭不達意年過七十尚未搆草兄懇至此不得已僅僅編錄今始付送但老病昏耗忘失甚多此可恨也六条問目亦依所教略此申辨此外如有疑事續爲書示僕不敢辭焉

答澤堂問目

鄭汝立事史以曰嫌羅織爲主意又當時賢相以爲非實並其魁而爲傳疑之筆作兩端說今欲盡狀其逆謀而人間傳說多過實以此欲得方外一記事文字也

鄭賊書中欲上章伸理栗谷而以爲 聖耵棄外

故遲之云汝立其前以何事見非於 宣廟耶
李潑母孫鞫死事史沒而不書盖為委官諱之也
其獄不書則重峯事亦無附見處未知其母何姓
耶其時已過七十耶其被囚問似在庚寅正月云
然耶右三条尊丈必了然逐条書示勿以草率為
嫌如何
西崖懲毖錄以為晉州之陷全由於金倡義失策
又謂死時痛哭若畏死者然何耶史則極贊之而
外史却如此可怪可怪
梨峙熊峙是兩處何處為權慄李福男戰耶黃進

戰於何處耶倭人以熊峙爲大捷云云矣此事至
今未明可歎

金德齡似是忠勇有志士也而功業昧然自前朝
中多言金爲和議所沮不得展布又爲忌者所中
其死極究自此義兵不起丁酉之變湖南無應兵
者以此云云或曰愚人妄動枉死乃自取也然豈
不關於世道耶此人首末無書之者史則置之於
疑信間矣

所謂賢相不知其何許人若以此賊爲非眞則是乃
護逆之徒烏可謂之賢相乎古今天下未有如此賊

之甚者偏黨之論至於此可痛可痛
汝立得罪事癸未年前汝立嘗於 榻前頗有不好
底辭氣 上曰汝立多氣不合於近侍熟視久之汝
立殊無恐懼之色以此得罪云詳載己丑記事
李潑母姓尹氏衢之女毅中妹也己丑十二月被囚
拘留獄中凡六箇月庚寅五月初十日死年八十二
歲云詳載己丑記事
晋州之陷西崖以爲全由於金倡義失策云者晋州
之城東南有矗石大江賊不敢犯惟西北一面受敵
故金倡義以爲令諸將守禦則慮有不謹之患與黃

進張潤等獨當之其餘諸將分守東南及城陷賊自西壯關入所謂失策者蓋指此也詳載晋州叙事

梨峙熊峙之戰李福男皆不與焉梨熊兩戰梨爲大捷而倭人以熊云云者敵國人何能分辨梨熊乎必以梨誤以為熊也前日混定錄之送并付白沙雜著論辨此事詳載其中矣無乃浮沉耶今又以一件付標送之詳細考見何如

金德齡起自草土中應募者多至半萬而一當百者三百餘人至山陰留住倭將清正潛遣畫工圖其像見之曰真将軍也遂撤諸小陣合爲三大陣不敢出

兵擄掠德齡遂傳檄日本直擣釜巢威聲大振一時諸將無不忌嫉者會以和議止兵不進因留陣晋州境上德齡知事不成將有禍患日夜縱酒常謂其弟德普曰汝受我勇力我受汝智略則豈至於此乎德齡嘗以光陽縣蟾津居村人爲有罪捕囚獄中尹海平以 天將接待事自京下來路出湖南至光陽縣罪人妻子號泣請救海平言于德齡德齡即放出及海平上京德齡還收殺之海平聞之曰爲將者有智仁信然後可用今德齡雖有勇濫殺無辜非仁與人背約非信不知仁信非智也其時臺諫以殺人論

啓德齡竟被拿鞫鄭相琢極力救解 上引見賜御
馬一匹還歸于陣時忠清兵使李時言慶尚左兵使
金應瑞皆欲擒殺而時言以密書通於柳相成龍曰
德齡有叛狀柳相以其書欲進達鄭相以爲私書不
宜上達止之居數日其書轉入宮中未幾時言密啓
至德齡遂被拿鄭相及金相應南力救一日 上問
諸大臣曰德齡何以處之諸大臣皆曰可赦惟柳相
不對 上問卿何無一言耶柳相對曰此後萬一有
不虞之變縱而還擒臣未之思也遂加嚴刑一日二
次連四日八次而死德齡起兵初令匠人入無等山

鑄長劒夜則有青白氣彌滿一洞山鳴又五六日人
多奇之識者皆以爲不吉之兆至是果驗德齡起兵
後以南原居崔聃齡爲有勇力强起之及德齡被拿
聃齡亦繫獄德齡死柳相啓曰崔聃齡處心行事爲
國忠誠非德齡之比請以其軍付聃齡 上許之聃
齡上疏曰德齡欲示威敵國以臣稱爲將軍留置軍
中而已臣實無勇設使臣勇力過於德齡德齡旣以
叛逆而死則逆賊之軍臣何敢用之固辭而還自是
以後南中之人父戒其子兄勗其弟視義兵如豺虎
毒藥是以丁酉之亂順天居金大仁倡義討賊有識

之士皆不附所募者惟賤隸之徒僅五百餘人後大
仁亦死於獄德齡大仁事詳載三冤記事

別紙

李相浚慶一代賢相但性驕亢尤嫉士類至以退溪
爲釣名又以爲山禽南冥嘗以典簿被 召至京往
見李相李相曰君欲從仕留京耶南冥曰勢不得不
還鄉矣李相曰典簿雖好官不如持平其排斥士類
如此故士類亦攻李相奇高峯尤發侵語李相遂與
士類爲仇敵李相臨終上箚以爲朝廷有朋黨之漸
蓋指此也不知者以爲沈金誤矣此事必載實錄恐

兄未知故并及之

我朝數百年間名賢相繼而出至論其眞儒則纔數人而已麗季吉注書再言行出處是楊雄之徒而史以遺逸節義大書特書至比於夷叔後之作史者以此爲戒諸名賢事業功德筆削之際尤不可不愼也

答澤堂問目

鄭賊之黨伏誅者多海西人湖南人有拷死而無承服見於文書者生所知者只金濬鄉所鄭泓者以爲賊家婢夫故也合其時死於獄者不知幾許然恐不過累百也李潑母妻之死詰家子孫言辛

卯五月李陽元為委官云矣鄭介清曹大中崔永
慶皆死於庚寅未知某月似皆在於五月以前也
尊所記甚詳亦與前聞多相符有稍訛者後當書
質尊如有聞見更示破如何
趙重峯疏大略盡載之矣其壯竄歸途所上二疏
則 聖意必不違忤其時並一疏言逆賊起禍之
由而及於崖溪諸公故 嚴旨特下以此云而其
疏則不得也梁山璹疏與重峯一時呈叩故 上
教並擧曰歷詆諸宰而獨賛鄭相以下數人為可
哂也云云此兩疏未知有何大咤語也丁巖壽疏

則當出於黨論亦有曰此而致獄者其時 上雖
斥巖壽而其言則似中矣畢竟丁是何許人耶史
録則指爲無賴人而爲松相所誘而爲之云
宗喻洁家子孫言尹氏之死非庚寅五月乃辛卯五
月李陽元委官時云云所謂洁家子孫必是金洪巖
三家也洁女三人長金命龍妻其時年纔二十二歲
洪妻雖成婚而年尚少巖妻厥後成長以此推之知
尹氏前後事蹟者莫如尹氏之女婿也尹氏女婿郎
羅州前直長李惟源而僕之六寸大父也直長生一
男三女長女是昌平居梁千頃妻也次女寶城居李

咸平應男妻也季女京居柳高靈植妻也尹氏鍾愛
李妻養育于其家成婚後歸于寶城遂變時年長知
人事者尹氏子孫中惟李直長一家而其時直長亦
生存焉李應男與僕世居隣鄰僕之知尹氏因死曲
折者其以此也尹氏已丑十二月被拿庚寅正月初
旬前因獄五月初九日與其八九諸兒孫皆被壓膝
酷刑諸孫即死尹氏初十日曉死於獄中其時梁千
頃在京即通于李直長李直長通于李應男家李妻
時方生存年八十三矣惟其如是故庚寅以後十餘
年間尹氏之死了無雜議自辛丑以後始以爲松相

委官時殺之也後生攻松相者皆以其言爲實故某
年間金緻以暗行 御史巡到寳城郡鄭姓家鄭家
是緻之妻四寸也鄭家之弟有一士子與緻相語緻
大言曰鄭澈之構殺他人固不足責也李潑八十老
母何忍坐視壓膝乎其毒可知矣鄭生曰非松相乃
西崖也緻猶以爲不然又以鄭生爲松相地也有高
傅立者霽峯之孫而從厚之子也生於安東外家及
長來居光州而其論主南以西崖爲大賢仰之如山
斗嘗以事往安東則厥處諸生以傅立爲少時故舊
人人來訪語及己丑獄事諸生相與奮臂大言曰鄭

澈雖構殺百崔永慶不如一尹氏古今天下安有如鄭澈之毒物乎傳立曰僉兄之言何其輕蔑至此耶此非松相乃西崖也諸生曰君生長此地還歸故土反欲趨附鄭澈之黨耶西崖豈有如是之事乎傳立曰是不難知問於柳袗則可知矣俄而柳袗適來諸生問之袗曰非鄭澈乃先人委官時也滿座憮然失色云云西崖之子尚不敢諱而他家子弟爲西崖諱之如恐不及然則西崖之子其誠反不如他家之子弟乎甚矣黨論之偏也非徒此也壬辰變初松相自江界謫所蒙 恩八 行朝十月受下三道體察之

任自 行朝出来與西崖相遇於安州語及獄事松
相謂西崖曰李瀣毋公何不能救也西崖曰吾豈不
盡力勢無可奈何矣公其時擔當獄事曲折無不洞
知其言如此則他尚何說松相曰然曹大中吾亦極
力周旋而未能不得已請用次律矣西崖曰其時事
公與吾數人知之非外人所能知也尹氏之死西崖
尚不敢諱而他人欲掩之至於史草闕而不書云然
則他人之愛惜西崖反有甚於西崖之自愛其身乎
可笑可笑戊申以後松相殺之之言永息至今無異
辭辛卯五月李陽元委官之說又從何以出乎爲西

崖欲諱而歸之於松相歸之於松相而不得則又歸之於李陽元彼陽元奚罪焉大抵此等事以理推之則不待人言而知之甚易矣兄何其未思之至此耶尹氏逆變初被囚至辛卯五月則幾至二年矣八十老婦人遭不測之禍全廢食飮氣息奄奄諸兒孫皆死於目前身又被酷刑拘留獄中萬無二年之久而況辛卯五月則獄事已畢洪汝諄輩方主論攻擊松相尹氏豈有繫獄之理乎兄以洁家子孫之言頗有疑信之端此則殊無大端係關之事庚寅辛卯中置而不論可也若每事如此則僕恐兄受纂史重任多

有未思之處也故如是縷縷凡其諒察之
丁公事史以無賴書之云丁决非無賴而多有孝行
者但爲人多質小文於人事上人皆指以爲愚上疏
時年五六十辛酉榜進士年居諸生之首故諸生五
十餘人皆巧避陽尊丁爲疏頭丁不知曲折遂許之
以此人謂之丁愚頭丁亦知其被譏每遇可笑事輒
曰如吾疏頭以此觀之松相雖欲誘之丁言其孰能
從之大抵此疏非諸生所共議皆是梁千頃姜海等
五六人所作俑也當初千頃等聞變即通文于道内
諸生曰某月某日一時齊會于光州鄉校不来者皆

是護逆之徒云云二百年所未有之變出於意外故
一道士子無不惴恐及時齊會而光州居生員柳思
敬以製疏請之思敬與其隣居進士朴天挺同時進
去天挺弟進士宗挺謂其兄天挺及柳思敬曰此行
其不可者二梁千頃等以黨論為其徒所推許今此
陳疏名為東人者必皆援入疏中此不可者一也李
潑兄弟與吾家相距十餘里情誼款切常常往來一
朝名參其疏則其於故舊之道寧無愧乎此不可者
二也天挺曰吾亦知之故今日之往欲沮抑其過激
之論也不用吾言則吾二人當立異不參矣宗挺曰

沮抑過激兄必不能為立異不忝兄亦不能爲不如
不往之為愈也苦口力爭天挺不聽遂與思敬俱進
思敬以其疏草示疏廳千頃等高聲朗讀曰疏辭極
好但不合於討逆思敬還取其草藏之袖中於是千
頃等乃出其所製疏曰諸生聽之讀過一遍後令寫
疏生即書之疏頭及他諸生了不知疏中辭意矣其
時松相孽三寸姪鄭元溟自順天適上京以諸生陳
疏事告于松相松相大驚即令元溟急急還下移書
深千頃等大責而沮止之元溟纔到光州則疏已上
矣元溟無可奈何而退以此觀之松相之指嗾丁公

似爲矇昧矣疏入 上特命拿鞫疏頭以下十人盖
欲鎭定其黨論也然其疏中被斥者皆以次第被罪
則松相雖不知而千頃等皆出入松相門庭者於是
松相大爲東人所仇疾辛卯年千頃兄弟姜海等以
搆殺崔永慶俱斃杖下皆此疏爲之祟也
梁山璹疏與重峯疏一時進達之說無乃訛傳耶當
初重峯旣蒙放洪判書聖民擬重峯典籍望 上曰
此人不可輕用洪判未曉 聖意以爲將大用卽擬
禮曹佐郞望 上大怒出洪判慶尙監司時重峯急
於歸覲自謫所徑還湖西至金化縣聞 上震怒自

金化直入都下又持斧伏　闕所謂論逆賊禍由一
疏即此時所上也而其疏失之僕亦不得見也梁山
璹疏則重峯未蒙　恩前所上以此推之其間日子
相去甚遠豈有　上教并擧之理乎觀其歷詆諸宰
獨賛鄭相以下數人為可笑也一款則其時　蒼山
璹疏之教也山璹疏極賛松相其他辭語亦多不倫
不獨　上教如此其時有識之士無不笑其浮誕矣
至於重峯壮竄歸道所上二疏僕不得聞知而本家
亦無之誠有是疏必載實錄矣賊黨伏誅者湖南則
皆是賤隷之徒而其承服者豈皆一一同謀乎其中

有樂安武人宣弘福出入賊家與之同謀人人所共知者如蔡之稷輩或希功或曰嫌皆是誣告而渠輩反坐以此湖南之人死者不多盖湖南以偏黨論議角立之故士子中惟趙惟直辛汝成等七八人與賊親厚皆斃杖下矣曹大中鄭介清崔永慶之死皆不載實錄耶大中庚寅三月十三日死於杖下鄭介清同年七月十八日死於謫所崔永慶同年九月初八日死於獄中云實錄皆以五月以前書之耶若然其意可知矣

答兪務安 蔡 別紙

頃有鄉士子見過袖牛山答問一冊子以示曰此隱峯丈所著也拜受以卒業其所以警起昏陋者甚多不勝幸甚幸甚但就中有一二未達處不敢不更端而請其說幸更著一轉語以發蒙蔀如何名賢真儒分作兩般說此固然矣不敢容議但其取舍太快雖以鄙人之謏聞竊不能無疑而至於論三賢資禀高下造詣淺深處立語尤恐快易且以靜栗之見識高明設施言計皆不及重峯之纖悉備具云則鄙人之惑滋甚焉靜菴先生學未大成暫試而遘酷禍栗谷先生晩始際會旋爲羣小

所慍兩先生經濟之學百不一試不可以此謂兩先生見識設施止於世人之所聞見而已也重峯先生見識言訐非敢謂有所未盡也但遽以此立爲定論加諸兩先生之上則恐有所未安也大抵評品前賢定其優劣元非後學之先務設使十分說出穩當猶未免傍人之譏況一有未盡則其為爭端必矣伏願虛心詳察賜之回教

冶隱出處鄙人亦嘗疑之曾見愼司諫伯擧丈明言上宰相啓見在魚無迹文集中此爲魚擬作無疑恐不可以此詬病冶隱也但其上兩 大王書

終有可疑而其曰不事二姓云者明指 本朝必不指恭讓也王氏復位之後決意不仕云者細玩其意恐亦無害盖耦昌誅而恭讓立名雖復立王氏麗朝之亡實在此時則當巳巳庚午之間致仕而不出者皆可謂之爲辛乎此正與陶靖節見宋太祖王業漸隆不復仕官者相似執此而謂靖節不仕司馬氏可乎此等處恐當活看也其曰辛朝云者實未知其故而國初史籍固多難明此書中數款語亦安知或不無萬一之差僞耶覲治隱制行必非中下人物信如尊丈所疑則實萬古亂賊

之尤者當時之人亦必有所見者何故崇餙一奸
賊冒入節義條籍中以亂千古之是非耶自古無
心姦宄而名節義以終欺天下後世者故鄙人竊
不敢遽信於高議也此等處若立論疑之則可必
欲勒成罪案無奈有誤決濫刑之悔耶伏望虛心
更察僭陳瞽見干冒高明俟罪萬萬
名賢真儒取舍太快果如所教不勝歎服但靜栗兩
先生皆不如重峯云者非謂資禀造詣之高下淺深
也其設施言計纖悉備具不及於重峯之東還二疏
則愚之所言蓋以此也大抵我　朝數百年間名爲

士者相繼而生不論其出處大節惟以讀經著書謂之學問高談大言謂之節義其弊終至於小廉曲謹同流合汚者有之力折公卿威凌　君父者有之其能免此者惟静栗重三賢而已觀於晦齋南冥可知矣晦齋雖以學問自處然其迫於權奸累作推官權檖直言抹去不啓以致徐師雍有迪戒仗馬檖獨抗疏之語郭司諫臨刑訊仰視晦齋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乎於此二事是非自見而退溪崇奬太過其作静庵行狀稱之以公晦齋行狀尊之以先生退溪之意未可知也南冥雖以節義自許然居鄉不過

一毫而已至於一寡婦一孤嗣無一寸君臣之分此數款語甚乖悖自古節義之士於君臣之間未有若此之言者也葛川之言誠是格論而栗谷過爲推許至以處士星無光歸之於南冥以爲應時非常之士安知眞處士死於其時有如謝慶緒者乎栗谷之意未可知也以此推之雖退溪栗谷其言恐不免後世之疑其餘論議豈可盡信此愚之所以不避評品前賢之誚而不得不妄爲之說也未知高明以爲何如

治隱出處非後生所敢輕議然直以爲楊雄則大是

不可徒之一字亦足以恕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距楊墨者皆為聖人乎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上宰相啓見載魚無迹集中爲魚擬作云者竊以爲不然也冶隱國初人也魚無迹中古人也其間相距百有餘年魚無迹未生之前此書膾炙人口退溪亦嘗以爲未安然則冶隱之文竄入魚集恐或有之矣如項羽不渡烏江賦分明是權五福所作而魚取爲已作以誣一世則不可以見載魚集爲魚擬作亦一證也抑愚之所引不過以爲下二書之張本也豈可以此全為冶隱之詬病耶来教又謂當時

之人亦必有所見者何故崇飾一姦賊冒入節義條籍中以亂千古是非乎云則尤以爲不然也楊雄仕莽至作劇秦美新之文自唐以上皆推尊之至以孟子并稱而繼之道統之末則是非之顛錯謬戾自古如此安知治隱之時亦不無如此論議者也大抵治隱此書峻論者謂之楊雄之徒歇看者謂之簒史之謬如有愛惜欲爲全人者則以爲非治隱所作乃後人所撰云可也未知高明以爲何如

與宋英甫 時烈 別紙 己丑十二月日

嚮有人自京來者謂愚曰掌令宋某肅謝後請對

上以病未引見　下教宋某以為待賢之道固不當
如是即於坐處脫冠服出去政院入啓　上大驚遣
承旨金益熙追及於漢江敦諭入來云宋某此擧措
於公意何如愚荅曰宋某平時以臺諫言不見用則
如此擧措雖似過激猶為可嘉今則　聖上遑遑罔
極之中顔色之戚哭泣之哀朝野皆以不勝喪為憂
而又有病未引見之　教則爲宋某者雖有决去之
意姑為遲留都下待　聖候差復而後去可也宋某
以林下讀書之人豈不知事君之道乎子之所言誤
矣其人又言有一郎官李姓者上疏以宋某爲王佐

之才自　上倚重宋某其答李行遇之言曰君子進退俗人不知也云公與宋某相切宋某果有王佐之才乎愚又答曰此尤無理之說也彼無識希望之輩乗時阿附設或有此言宋某豈可以王佐自任恬然在朝取人譏笑至於此極耶子之所言其亦誤矣後數日曰人得見李佐郎惟泰之疏一郎官李姓者即此人而前所聞兩件事皆在其中矣愚私語於心曰宋某之冠掛之於不當掛之時不掛於當掛之日宋某之去就愚未可知矣居常咄咄嗟惜不已也又有一事不得不并告須與僉賢諒察之金大憲令兄特

拜銓判其在同志豈不栢悅抑愚之憂殆有甚焉者金判德有餘而才不足方其盛壯之歲銓選之任非其所長今八十之年兩耳俱聾其於用人之際必不滿人意矣而况自中之瞪目疾視者羅列左右其他陰伺間隙謀占漁人之利者又不知其幾許人也以此僉賢立朝未數月嘲侮之言詬辱之說自京而鄉傳播遠邇皆以為前頭將有大禍衆口喧騰無所不至人心如此而能為國事者愚未之見也僉賢何其不思之甚耶愚自少目不經朝報口不出時論年已老矣當此訦木之日非不知緘口結舌歸于地下足

矣愚之不敏既不見絶於先大人許以知已則於賢
者不可無一言故僭易及此幸勿爲咎

附宋奭甫書 癸巳十二月日

即日陽德已昭春令將申伏惟閑居味道起居萬
福衛武邁王九十七十功益進德益修伏想文丈
不以衰老自畫於用力則其所造詣何可量哉曩
在庚寅有人自京來傳申晃輩錄得某丈與君書
相與傳誦以為至論侍生趣語曰誠有是哉亟曰
人求於京中則只錄別紙以來而原書終不得見
馬厥後外弟金灝自門下錄一本以歸雖與自京

來者詳略不同然其大致無異也累日潛玩有以見大君子愛人以德而高明之見出尋常萬萬也不勝感鐫欽歎之至第其中有一二未相悉者私竊以爲此非面承提誨彼此傾倒不足以講求同異以求一定之論萬一疾病少間則當再進門墻供灑掃而從容請敎故中間曰與陽全守便先以書布達此意未知得免浮沉否今者舊疾益痼筋力益耗無復有四方之志則此計恐不得遂而遂成千古之恨故玆敢專人仰候粵裍而無以書替贄悃愊伏乞下敎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大義數十

而尊周最大朱子初見孝宗釐陳所學而討復爲
先此義一晦則三綱淪九法斁中國入於夷狄人
類化爲禽獸矣士君子不幸而生乎此等時節則
其出處去就宜有所在而不敢苟焉也頃歲丁丑
之禍　皇朝淪沒之變愚之膓裂不忍復言爲臣
子者痛憤怨疾沫血飮泣以盡死於復讐雪恥之
義自是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而當是時一有以
孔朱之義出於口則吐舌棹頭而不敢聞至或挾
彼勢以要吾　君者有之識者之寒心久矣故雖
自知不足有無於世而斂跡空山與世長辭此則

函丈之所嘗知而奬許之者也及至 聖上臨御
天地一新蓋自初潛 睿志卓然以爲漢武優於
文帝者以其有復平城之蓄也則其 自任之意
已可見矣逮其被 召入臨猥蒙 禮遇不許退
歸狂妄之意以爲虛受 恩禮不若一罄所懷幸
有以當 上意則庶有世道萬一之補矣然則一
番妄動猶不爲無名矣遂敢請對而不得進焉則
進退維谷計無所出遂以一疏告退矣至 遣承
旨款諭則 眷意隆重逈出千古矣然一日之間
既出還入有關廉恥故狷介之性終不能逈到今

思之罪當萬死第其素心炳然如丹終欲一暴於
明主之前故復上一疏於中路略陳孔朱之義
矣及其歸家伏承　別諭及疏批　天語丁寧可
泣鬼神而又　教曰疏中引而不義者更須從容
盡言之適丁　大行啓殯之日　召旨又下愚意
以爲因此上去卒罄未盡之懷則犬馬之誠庶幾
少伸矣乃於　因山之後以一疏竭其愚衷則卽
於便殿　引見酬酢如響神采灌輸至於討復之
說則尤　示微意當此之時　聖意所在大可見
矣然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如我心況此鄙陋寧

可遲留自取狼狽哉疏入翌日即向歸途館學章
甫疏請勉留而亦終於退歸區區去就雖不足言
其終始則不過如此然每竊私謂如此狼狽亦文
丈有以致之也何也先儒以爲顔子在陋巷簞瓢
自守者以世有孔子明先王之道以敎於天下也
若無孔子則顔子必不但已向若文丈以道自任
前後疏章進陳孔子朱子之大訓大法則侍生豈
敢以渺然醜劣自取僭踰之罪哉然旣陳此義於
吾　君則雖滅死萬萬無恨矣只曰侍生之不肖
并疵淸陰愼齋二老則有不然者聖人之訓莫如

大學而大學之道不過曰明德新民而已不能自修而懸於時務者固不可若一於自守而遺可為之時長往不返者亦非大中之道矣彼時二老所遭可謂千載一時矣値可為之會遇有為之　君而以事之難易而縮手傍觀爲自暇自逸之計則亦私意計較之發而非仁者大公之心也故二老以至公血誠自任甚重寄扶大義主張淸議收拾士類黜退凶奸數月之內風采頓異倘靡凶徒外援以爲斬伐之計則有為之兆二三分成矣若曰不知時勢而率易擔當則有不然者古人有言曰

為之在我者當如是耳若其成敗則聖人亦不能必吾何苟哉二老豈無所受而為哉然此亦蠡測之言未知果然否又蒙諭以李友惟泰稱許侍生之過故謂之阿附李友若坐以愛而不知其惡之律則渠亦無辭侍生有甚勢而彼乃阿附耶侍生與李友生同學死同傳恩義如骨肉雖果有希望之心何待阿附耶李友之錯認侍生至此則侍生之錯認李友固不可知然其不為阿附之人則十分無疑矣大抵天有陰陽地有華夷人有君子小人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如此剖判之後則一番人

所為未必盡善一種人所為未必盡非然在扶抑之道則不可不嚴故元祐諸賢以憂蔡確之不可制至案以詩句雖似已甚然朱子不甚非之而反以范忠宣為不是者豈以淑慝之大分已定故左右之道有不得不然耶今二老與李友與一種人為氷炭而大為彼國之所咆哮其為陽之類審矣於斯時也君子之扶抑當有所在而彼一種人乃借重於文丈之言以為攻二老李友之公案則識者有不能無疑於文丈之意而侍生之愚則以為高明精詣之見必非常情所測故敢此仰質伏乞

詳賜下敎以祛蒙蔀千萬幸甚仰恃眷賜悉布胷
臆語涉支離尤增惶恐并乞矜恕時序向新伏祝
爲道加重以慰瞻仰之誠

與林牧使 聖翊

痛雪冤枉還赴舊任罔極 天恩無路圖報一年十
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平居則感泣華祝臨
亂則舍生取義臣子之職如斯而已未知左右以爲
何如衰老且病未獲躬慰慚負平生無以爲言

與方伯救魚都事 夢濂 庚辰八月日

秋凉漸高伏惟令體起居神相萬福區區瞻慕不能

自已生患痰頗苦朝夕待盡無足言者就有寃枉不得不白未知節下以爲如何光陽居魚夢灘丁卯亂後流落來寓者今被李泳之訴將得罔極之罪其間曲折不待煩瀆而節下想必洞燭矣生竊恐其節下之明或有所未及而爲節下略陳焉惟節下特加量察焉順天爲湖南巨邑而環一境漁採船必不至於三十餘隻則光陽小縣豈有如是之多乎此不過光陽在湖嶺之交謀避彼此官役自湖而往自嶺而來者不可勝計則以此謂之魚君容隱之船不其寃乎至於能櫓可合六十餘丁完護之說尤為無理若嚴

刑浦人期於直招則李泳之欲搆主主先誣魚君之
計庶幾成矣豈以渠之誣服盡謂之真實可據乎崔
瑩以伏節死義之正氣尚誣服於嚴刑之下彼無知
賤氓其肯爲魚君至死不服乎必須遍問光陽一縣
大小人民萬口一談皆以爲魚君有罪然後明定其
律則魚君雖死無少遺恨而人心亦必悅服矣大抵
漁船三十餘隻壯櫓六十餘丁雖使當今位高有勢
力貪婪無饜者居是邑恐不足以有此也今魚君有
何位勢乎以位言之則前禁府都事而已以勢言之
則流寓丐食者而已此爲仁人君子之所宜動念者

也魚君之才甚可惜也節下巡到列邑時招致魚君
命坐賜言節下之心如有可取而曰與之交則他日
緩急不無小補於國事矣魚君自少目之以偏黨以
此毀謗頗多不容於時議然光海朝館學諸儒牛溪
先生訟冤時魚君力排衆論亦參其疏則論議之不
偏從可知矣生本以愚妄得罪於道內諸名士為其
所棄節下之所熟知也魚君與生為三世交情誼之
厚異姓天倫則魚君之今日被訴安知其不由於鄙
生之無狀乎昔杜伯以無罪見殺於其君伯之友左
儒諫而不聽左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而誅友友道

君逆則師友而違君遂死之師友之道固當如是故冒萬死敢達伏願節下勿以生爲魚君相切而涉於私情幸甚幸甚

答鏡湖祠諸生 鏡湖即鄭參判運忠烈祠在靈巖郡癸巳四月日

意外仍文伯聞僉尊旣已成事將以初二日奉安八十褒年不死至今得見盛擧非徒爲一鄉致賀吾東方萬古綱常幾墜復振爲僉賢不覺屈膝也所敎祭文老妄已甚精神昏耗勢難搆草重違僉望敢此呈上用與不用惟在僉賢量處而已餘在文伯口伸

牛山先生集卷之三